

舞臺上的失傳藝術

彩火

包緝庭

「平劇」就是從前所謂「京班大戲」，如今推崇之爲「國劇」。雖然當初亦屬於地方戲劇之一種，不過自從百餘年前，四大徽班，聯袂入都，把西皮二簧，摘精擷華，發揚光大，奠定了今日平劇的基礎。爾後又把崑榔兩腔的地位，取而代之，所以能有今日，端賴其有獨特的藝術，足饜觀者聆者之望，但是這些獨特的藝術，衍傳至今，已竟漸漸失傳，而聲望也就日趨沒落，一般青年仕女，多被電影歌曲所吸收，第二代的國劇戲迷，在寶島上，可說是日薄淹沒了。

自從國劇渡海來臺以後，舞臺上最先失傳的，就是「彩火」，內行呼之爲撒松香，亦有叫做撒火彩的，譬如遇有起火的戲，如火燒連營，火燒向帥，火燒百涼樓，火燒戰船等戲，都是少不了這種撒火彩的。再如神怪鬧妖的戲，如金山寺裡在白蛇將青龍禪杖，推進了下手門，這裡應先有一把火彩，再上龍形，白蛇退入上手門，也是先撒火彩，再上蛇形。此外請神將下凡，自然更要先有火彩，而後神將再陸續出場，若泗洲城上靈官、玄壇、青龍、白虎、直到金、木、哪、三叱、伽藍、大聖，俱都是人隨火上。甚至於烏盆計，趙大念到「他叫烏盆」，也是由一把火彩，而把劉世昌魂子引上的。

火彩這種藝術，是由檢場人應工的，平劇後臺，向分七行七科，七行是「生行」，（正生、小生、武生、紅生、末、外、均屬之）、「旦行」、（青衣、花旦、老旦、武旦屬之）、「淨行」（銅錘、架子花臉屬之）、「丑行」、（文武丑屬之）、「流行」、（跑龍套）、「上下手行」、「武行」。七科是「經勸科」、「音樂科」、「劇裝科」、「容裝科」、「劇容科」、「交通科」、「劇通科」，檢場人這一行就屬於「劇通科」，也是有師傅有徒弟，七年坐科，習滿謝師，有的學藝不精，而淪入於「管砌末」或「上下場門打臺簾」的工作。學得好的，不但每一齣戲的場子，都能熟悉在場上撒桌挪椅，可以應付裕如，便只撒火彩一技，也能超凡入化，得心應手的，要上好兒來，其受臺下歡迎，並不弱於一個好角，所以當年名角，自帶檢場的，就爲得是到以緊關節要的時候，可以隨心順手而收紅花綠葉之功，有相得益彰之效。於此可見，此行人在國劇圈裡的重要性，是不亞於「音樂科」的單皮與胡琴了。

撒火彩，是先用「表心紙」，折疊成六寸多長，五分多寬的，一個「火摺子」。「表心紙」就是前清時代，抽水煙袋，用做搓火紙媒的那種紙

，因爲牠點着了之後，不吹牠不會冒火苗兒，吹熄了不會當時就滅。檢場人把這「火摺子」點着，拿在右手，左手裡拿着一只小黃沙茶碗，碗裡放着極細的松香粉末，應用的時候，把左手碗中的松香，倒在右手的手心裡，用右手把「火摺子」迎風一幌，「火摺子」上端冒出火苗，隨着將手心的松香末，順着「火摺子」的折疊縫中洒出，松香經過了「火摺子」的火苗，自然燃着，成了一團火光，落地即滅。以上所談的，祇是撒火彩在手續上的一段過程而已。

至於火彩灑出來的花樣，最普通的一種，就是抖手一把火，這凡是神怪妖鬼出場，以及失火，放火等等場子，均用這種撒法。以次便是「過橋灑法」，譬如連營寨，鐵公雞兩戲中，劉備，向帥樸火以後，下場時都用這種灑法，是從下手門一把火，由主角頭頂灑過，斜着到了火邊上落地。再次是聯續的灑，如穆柯寨燒山時，焦贊孟良臨下場用之，焦贊在這裡，還有兩句念白，是「別玩兒火啦，你也不怕灑了匠」，此乃向檢場人抓眼，如今火彩既付缺如，此眼亦早經淘汰矣。

火彩灑法中，較爲難能者，當以「一柱香」、「月亮門」、「鐵板橋」三種爲最。「一柱香」係用於每逢舊曆新正，開臺跳五靈官時，向錢糧盆中，從上到下手所洒之。宛若一團烈火，自空而降，一瀉無餘。「鐵板橋」則用於瓊林宴書房一場，范仲禹與煞神，對撲過河後，進入桌子之先，老生單腿斜向後退時，應洒此一火彩。「月亮門」，則係在武戲青石山中，周倉接呂祖謀文後，拉開圍幕，現出關帝擺籠一場時用之。「鐵板橋」，乃一路橫洒，有如波浪洶湧，「月亮門」則爲掬洒成一大圓圈，此均賴手法純熟，非率爾操觚者，所堪勝任也。

抗戰前後，有些地方的治安人員，認爲在戲臺上洒火彩，有引燃圍幕，易生火警的危險，因此懸爲厲禁，檢場人也就樂得偷懶，有些觀衆，雖覺得這齣沒有火彩，顯得全劇減色，但官府有令，誰敢不遵，其實這項禁令，不僅是外行的看法，純粹是「瞎小心」，自有國劇以來，百十餘年中，就沒有過一次劇場失火，是由洒松香而引起的，因爲洒火彩時，在臺下看着，彷彿其勢熊熊，其實是一觸即滅，非常安全，戰漢陽的曹操，要在火彩裡走一個中毛，請想若真有危險，那唱曹操的，豈不鬚髮皆焦，衣履焚了麼。

現在臺灣的檢場人，改行的居多，真正得過劇通科內行傳授的，沒有幾個，從當年顧劇團在永樂戲院常演的時候，就沒見過有洒火彩的，如今各軍中劇團，於每一齣戲中，如有演員在場上時，使檢場人儘量避免參雜其間，此飛一盛，洒火彩的藝術，就更趨於失傳了。